

城之市夜



影電

Three pictures from "The Night of the City".

Hayes in "The Son-Daughter".



以中國故事為題材之「兒女」一片，為雷門拿伐羅與海絲所主演。



美國女星
彭海畫像
Tallulah
Bankhead.



希佛萊畫像
Maurice Chevalier.

債主

馬國亮

每天從辦事處出來，站在電車站等車子回家的時候，總會有一個七八歲的孩子走到我身邊來，不論是雨天或是晴天。

他有破敗而骯髒的薄棉襖，有難看的鼻涕掛在兩個鼻孔下面，還有一隻滿了泥污的手。

那隻滿了泥污的手常常揚在我的眼前：「先生，把個銅板……」

我常例地，從大衣袋裏，摸出一個，或是兩個銅板放在他的手裏，有時他說聲謝謝，有時候不說，拿了銅板便走。

當我身邊沒有銅板，或者，當我剛湊夠了買電車票的數目，不能再挪出一個的時候，我便輕搖著頭，「今天沒有了。」那末，他會毫不糾纏地跑開了，不帶着失望的神色。

四個月來，除了星期日，我們天天見面，他天天走近

我身邊來，我每天給他一兩個銅板，或者是，一句話。我並不覺得這孩子可厭，正如我不覺得他可愛一樣。如是每天常例地，「先生，把銅板，」——一個銅板，或者，「今天沒有了。」

我們天天見面，雖然我們不曾正式地交談過一句話，我們實際好像相熟的朋友一樣了。

為什麼我要給他一個銅板？為什麼我沒給他便得說一聲：「今天沒有了。」？在今日以前，我是不曾想及的。總之，我毫不曾想及這是為了討厭他的嚙嚙，或是為了慈善。兩者都不是我曾經計及的：如果為了討厭，我至多祇能給一兩次，以後得用惡言永久斷絕他的纏擾；如果為了慈善的話，則我不至於有時會回他一句：「今天沒有了。」

今天，當我把一個銅板放在這一隻小手上的時候，同行的一個朋友（他發覺我這樣的舉動好幾次）笑着對我說，「他倒像你的債主一樣！」

債主！這個字眼刺上我心裏來。

是的，我有我的債主，我得每天把我的紅血換成黑字來還我的債。然而我的債主不會是這樣的良善的，假使債主們都是這麼的善良呵！

一個叫化的小孩會是一個債主，說起來不是連三歲的小孩也要罵是荒謬的麼？

在我的腦子裏確曾有這一個論據輕輕閃過，當我的朋友這樣對我說時。

一陣寒風直吹過來，我打了一個寒抖，翻上我大衣的領子。

今天天氣是這麼的冷，寒暑表在兩日間從差不多四十四度一直跌到二十度以下，天空飄着稀疏的雪片，站着等電車的人們都躲着脚，口裏噴着濃霧般的熱氣。

我的兩隻腳滿生着凍瘡。「倘若我有一部汽車，」看見別人的汽車在身邊駛過時我會這樣的想，好像凍瘡是全因為自己沒有汽車才生似的。

「大老闆，把個銅板……」髒的小手又向着另一個



Three pictures from "The New Year's Eve."

碎 雜

Ramon Novarro and Helen



亞杜文殊畫像

Adolphe Menjou.

德里殊畫像



債主！我又想起來。

我把兩隻手藏在大衣袋裏，我的身體還是一樣地在冷抖着。我忽然留心看看這孩子依舊是一件破蔽的薄棉襖！一部華麗的使人聯想到「溫暖」的汽車又在眼前駛過。從爲什麼別人有汽車而我却得在路邊躲着脚等電車想起，我想到爲什麼我有厚呢大衣而這孩子却祇是一件薄的破棉襖的上面來了。

爲什麼我有厚呢大衣，而他祇有這一件破棉襖呢？我們都是同樣地，生存在地球上的人呀！

大自然供給我們一切的衣物，食料，房舍，她沒有存心使某人該要多得一點，某人却該完全一點沒有；然而現在擺在面前的事實却是明顯地這麼的不公平！

我開始惶惑起來。

債主！這兩個字重鑽上我的腦裏。

實在是，誰負了誰？誰是債主？

我彷彿看見一隻血盆的巨口，在吸取一個人的血液，而這個人爲了自己不足供給這巨口的貪慾，便祇好又從第

二個人的身上吸取過來補償自己；第二個人又從而吸取第三者，而第四者，第五者，最後便是一大羣的犧牲者。

那一大羣中，他們沒有吸取別人的血的管子，他們的血祇是向上消滅而無所補償。

那一大羣中，有些，已經完全枯乾了，有些在呻吟着，有些却還在睡夢裏高歌。

我發覺那有着污穢手掌的小孩就是那些呻吟着的其中之一。

而我自己，却是有時會感到恐怖，有時却還在睡夢裏高歌的其中之一。

我想到將來有一天也會從呻吟而轉到乾瘠如同一個木乃伊的時候，我不覺顫抖着，這孩子便是我未來的影子！

受難的人們！我彷彿從夢中驚覺起來。誰負了誰？誰才是真正的債主

？我與朋友是對的，這孩子是一個債主，而且是一個很大的債主，雖然負責的不是我，而是另外的其他許多人。

他是債主，他是最大的債權人。他沒有該在路邊伸手向人乞憐的義務！

然而負責的現在都躲在溫暖的高房子裏面用惡言來回答他們的債權人，而這大債主却仍不能不伸出他的小手向我乞憐，在寒風砭骨的路邊，爲了苟延他的呻吟的氣息！

世界就是這樣顛倒地害着大熱病似的走了幾千年！一直到現在，負責的人們依舊是強暴地板着臉說他們是債主，而真正的債主反而被逼窮困於四方，甚至連討債的嘴吧也被堵塞住了。

但是這世界的熱病終會給一劑猛烈的藥把他清除的，我深信，而那乞憐的手也將有一天會奮怒地揮舞起來去索取他們被欠了許久的債的！

如是我每天仍舊給他銅板。不是爲的討厭，不是爲的慈善。

這是一種義務，一種信心。

終有一日，這現在被視爲最卑鄙污穢的手將會變爲最尊榮最神聖的！